

世界的摺曲與越界

楊凱麟

如果廿世紀上半葉的歐陸哲學由德國（胡塞爾、海德格…）引領風騷，下半葉毫無疑問地是法國哲學家的擅場。傅柯、德勒茲、德希達、李歐塔…各自在不同的哲學論域裡分進合擊，以前所未見的原創思考打開了當代哲學極其豐饒多樣的場域。在這個如今看來不無魔幻的「法國爆炸時期」，被稱為六八世代的這批哲學家儘管從不曾像德國哲學般開宗立派，但並非偶然的，他們都圍繞著以「差異」為核心從事深刻而嚴肅的概念思考。為數不少的共同詞彙如擬像、域外、書寫、重複、摺曲…以近看極殊異但遠觀又若合符節的方式繁花盛開地在這些哲學家著作中各自發展，吾人最終見識到同一詞彙在不同問題性的極盛鋪展下，可以被思想運動羅織、動員、催逼、轉化、衝突甚至矛盾到何種程度。對於當代法國哲學家而言，透過語言的強勢操弄，思考行為成為一種在「紙頁上」狡獪與思辨的極限運動。哲學在這個意義下似乎成為一種質問與展示「何謂思考？」的純粹事業，而答覆，遠在一切已思、已是、已說之外。在某種意義上，當代法國哲學飽含思想啟發的發展，其總是意圖重新置身於一切知識與無知界限上的頑強姿態，就是對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嚴肅回應。

於是差異，不斷重複召喚而至的差異，且是泯滅一切同一性的絕對差異，以一種固執卻盈溢生機的方式標誌著這些哲學家的著作。以差異之名，哲學似乎因此首先是對既有思想建制、律法、教條與典範的反叛與越界，其隨著不同哲學風格，以充滿挑釁、冒犯、機巧、幽默或殘酷的方式被展演；然而另一方面，思想對界限的跨越似乎僅為了一個更關鍵的行動：尋覓迴返自我的**另一種**方式。從一切已成為僵斃教條的思想模式中劃出一道逃逸之線，但逃逸不是消極的放棄或膽怯，而是為了能開拓一條重新摺返自我的嶄新途徑。於是極吊詭也極戲劇性的，思想愈往域外越界就愈是一種內在性摺曲，反之亦然。法國哲學在某方面使得思想成為一種關於內、外、遠、近的繁複辯證與相位挪移：自我的認識與建構較不是經由意識的反思，而是來自跨越界線（理性界限、感覺界限、認識界限、身體界限…）後摺返的思想運動。

歷經六、七〇年代的思想狂飆，法國哲學家在八〇年代後各有發展，對倫理學的重新關注似乎成為主要課題之一。但同時間卻也上演一齣令人心驚的連續死亡劇場，活力充沛的哲學家相繼辭世。2004年德希達的死訊為一整個世代的哲學畫下句號。然而，伸展在我們眼前的世界，早已有著被法國哲學所強勢摺曲與越界後的不同風景。